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在 人 间

〔苏联〕高尔基　　原著
楚文红　曲鸿雁　译写
刘延涛　　绘图

吉林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导　读

苦难与挫折能造就一个人坚韧不拔的品格。本书主人公阿廖沙即是在充满苦难与挫折的生活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他做过鞋店、圣像作坊的学徒，也当过绘画师家或轮船上的杂工。这些生活经历成为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阿廖沙所处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下层社会，这对于初涉尘世的他来说，既有真理与正义的召引，也有谬误与邪恶的蛊惑，但他始终以书为伴，孜孜不倦地吸取着精神的养料。正是凭借从书中获得的知识和力量，正是凭借自己对生活真谛的超强感悟，在一些善良人的帮助下，阿廖沙战胜了一切磨难，校正了人生的罗盘。五年后，他带着对真理执着的追求和对未来美好的渴望，踏上了一条挑战世俗、完善自我的新生活之路。

作者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年），是苏联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青少年时期流浪俄国各地，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深刻了解俄国劳动人民在革命前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并在作品中有真实反映。他的主要作品有诗歌《海燕》，长篇小说《母亲》及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目

录

一　初尝生活的艰辛 …… 1
二　快乐的夜游 …… 31
三　“善良号”上的穆斯雷 …… 55
四　两个女人和书 …… 93
五　圣像作坊里的读书人 …… 136
六　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的路 …… 185

一　初尝生活的艰辛

告别了自由自在的乡下生活，年少的阿廖沙第一次来到城里，成了“时代鞋店”的一名学徒。

鞋店老板是一个矮胖子，一看就让阿廖沙讨厌。他，粗糙的皮肤，青绿色的牙齿，潮湿的眼睛长满眼屎。望着他，阿廖沙不自觉地做了个鬼脸，老板马上用严厉的声音制止他：

“不许扮鬼脸，也不许挠手，当学徒，要学就得像雕像一样站在门口，知道吗？”

“是！”

可是阿廖沙还是禁不住挠了几下手，因为两只胳臂上的红癍和脓疮“咬”得他实在难受。

“你在家里做什么？”

老板一边仔细看着他的胳膊，一边问道。

“捡破烂儿，也偷东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什么？你还偷东西？”

老板瞪大了那双浑浊的眼睛，吃惊地问。接着又恶狠狠地警告道：

“假如你敢偷我铺子里的东西，我就送你进监牢！”

阿廖沙恐惧地点点头，更讨厌这个丑陋的老板了。

店里除了老板，还有阿廖沙的表兄萨沙和一个红脸大伙计。于是外祖父就把手放在阿廖沙的头上，压弯了他的脖子，请求萨沙照顾他，并告诫他要听萨沙的话。可萨沙那傲慢的神情和神气活现的样子，同样令阿廖沙感到厌恶。

第一天的工作，是令阿廖沙感到疲劳而又新奇的，他立在铺子门口，看老板用堆起甜蜜微笑和无数皱纹的脸迎接女顾客，看大伙计直起身，两肘抵住腰部、手掌恭敬地摊在空中，然后就跪在女客跟前小心翼翼地量尺寸，好像那顾客的脚是面做的生怕碰坏了，其实那女客的脚很肥，很结实。

阿廖沙偷偷挠着手，用心观察着他们做买卖的规矩，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也学不会那样有礼貌地张开手指，灵巧地给生人穿鞋子。有时看到大伙计摸完女客的脚，又

把手指捏成一撮放在嘴上“啧啧”地吻，他就禁不住哈哈大笑。老板便跺着脚，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砸他的头，让他明白这是讨太太们欢心，使买卖兴旺的好办法。

每天一大清早，阿廖沙要比别人早一个钟头起床，擦好所有人的皮鞋，洗好他们的衣服，烧好茶炊，给所有的炉子预备好木柴，把午饭用的饭盒刷净。然后，再到铺子里扫地，掸灰尘，准备茶水，给买主送货，然后再回老板家拿午饭。当他做这些事时，站铺门口的差事就由萨沙代替。

有时，顾客什么也没有买就走了，老板就立刻收起甜蜜的微笑，训斥大家，接着就会骂道：

“呸！连猪也爬进来了！蠢婆娘，在家闷得慌，跑这儿闲逛……”

要是有个阔绰的女客挑选了一双昂贵的皮鞋走了，他也会咂着嘴吹出哨声：

“母——狗……”

大伙计和萨沙也在旁边添油加醋。

阿廖沙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丑恶，令人生厌。尽管铺子和家里的活叫他忙得喘不过气来，可他还是感

到陷入了一种百无聊赖的烦恼中。于是他就时常搞一些恶作剧，比如往老板的金表里滴醋，在大伙计皮鞋里抹点黑鞋油，盼着能让他们把自己赶走。

有一天，阿廖沙正在院子里整理装货的箱子，看见给教堂看门的那个歪肩膀瘦弱老头向这边走过来。阿廖沙有礼貌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他便像个软布片似地飘到阿廖沙跟前，揉揉他那浑浊的眼睛，不断地用手在那千疮百孔的破衣服上抹着，小声地对阿廖沙说：

“给我偷一双皮套鞋，好吗？”

“不能。”

阿廖沙马上回绝道。

“那么认真呢？你不偷也有人会偷的，可怜可怜我吧！”

阿廖沙平时挺喜欢这个老头，因为他不像周围那些人那么丑恶，凶狠，总是很和气地跟阿廖沙说话。

于是阿廖沙像下了好大决心似地用力点点头，答应从通风口塞一双套鞋给他。老头不相信地盯着阿廖沙问：

“不骗人吗？嗯，看你不像能骗我的样子。”

他边说边取出一只样子古怪的烟斗装满烟末，点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火用力吸了一大口，再眯着眼睛把烟气吐出来，忽然他正色地威胁阿廖沙说：

“假如我是故意来诱你上钩的呢？比如说你的老板委托我来试探你，看你到底对他诚心不诚心，那你怎么办呢？”

阿廖沙只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好像那老头已经像他说的那么做。阿廖沙用力地跺着地愤怒地说：

“我不给套鞋！”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刚才都答应了。”

老头上前一步，拍着阿廖沙的肩膀说：

“小伙子，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你怎么能那么轻易地就做出承诺呢？”

“是你要求我的嘛。”

“傻孩子，我不要偷来的套鞋，其实我又不是什么阔老爷，要那套鞋上哪穿呢？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你是个挺老实的孩子，复活节时你到我那去让你上钟楼顶看街上的夜景。”

说完，仍旧像块软布片一样飘走了。

阿廖沙呆站在那里好久才惶惶不安地走进铺子里，

也像真地做了贼似的，不敢看主人们的脸，缩手缩脚地继续忙碌着。他不知道那老头会不会真地把刚才的事情告诉给主人。

萨沙根本就不照管阿廖沙，还常常在阿廖沙面前摆架子，威胁、喝斥阿廖沙。他喜欢模仿大伙计的穿着、作派，还和大伙计串通一气偷老板的东西。

阿廖沙感到这个世上的人都那么阴险，可怕。

有一天夜里，老板家那个令萨沙讨厌的厨娘突然死了，萨沙一改往日的威风，用被子盖住脑袋，只伸出鼻子小声地请求阿廖沙：

“到炉炕上一起睡好吗？”

“炉炕上太热！”

“那你想看看我的箱子吗？”

阿廖沙马上点头同意，要在平时，那箱子是不允许他动的，所以总给他一种神秘感。

萨沙小心地打开箱子，把里面的盒子一个个打开，这时阿廖沙才失望地看到，都是不值钱的玩意儿。在他捡破烂时，一个月就可以毫不费劲地收集到十倍以上。可萨沙却带着欣赏的眼光爱不释手地抚弄着。

“你要我送你点什么吗？”

“不，我不要……”

阿廖沙的拒绝令萨沙失望和气恼，彼此都陷入了沉默。外面下雨了，风和雨点打得窗子啪啪响，萨沙哭喊着要用魔法惩罚阿廖沙。阿廖沙仿佛看见死掉的厨娘正用头抵着窗玻璃在向屋里张望，害怕极了，也跟着萨沙哭起来，直到哭累了才睡着。

几天后，是一个什么节日，趁老板家的人都睡午觉时，萨沙神秘地找到阿廖沙说：

“咱们走吧！我要给你看一件让你大吃一惊的东西。”

阿廖沙将信将疑地跟着萨沙穿过房后的空地到了园子里。那里有十多棵老橡树，萨沙来到一棵橡树下，左右瞅了瞅，见邻居家的窗子都关着，便开始动手扒地上的枯树叶。扒了一会儿，露出大树根，旁边有两块砖，深深地埋在土里。他把砖掀开，下面是一层锈迹斑斑的洋铁皮，再往下是一块方板，揭开方板，便露出穿到树根下去的一个大窟窿。

阿廖沙瞪大了惊奇的眼睛，期待着那个会令他大吃一惊的东西快点出现。

萨沙掏出个蜡头，用火柴点着伸到那洞里去。

“你可别害怕……”

而他自己则恐惧得手直抖，几乎把蜡烛抖灭了。阿廖沙真有点害怕了，眨了眨眼睛，费了好大劲看清了。原来是一个小型的祭室。萨沙把两根蜡头放在洞底。又点了一支放进去，于是洞里就发出幽蓝的光。那洞很大，有一只啤酒桶那么大。旁边嵌满了五光十色的玻璃片和碎瓷片，地中间放着一口锡纸糊成的小棺材，上面盖着一块红布。棺材后边还有一张灵台，上面放着一个铜作的小十字架，灵台四周贴着包糖果的花纸。

阿廖沙看见那棺材中间的红布鼓起来，便问：

“那红布下是什么？”

萨沙哆嗦着把红布掀开，原来是一只死麻雀，张着爪子躺在里边。

“好吗？”

萨沙得意地问。

“你从哪弄来的那鸟？”

“是我在仓库里用帽子扑死的。”

“你为什么要扑死它呢？”

“不为什么。”

萨沙边回答边看看洞里，又问：“好玩吗？”

“不怎么样！”

萨沙立刻弯下身，以极快的速度把那地洞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并重新用落叶盖好。然后站起身来，逼视着阿廖沙问：

“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只觉得那小鸟很可怜。”

“呸！你撒谎！你是嫉妒才说不喜欢的，你这个混蛋！”

说着冲上来就给了阿廖沙一拳，并企图把阿廖沙撞倒。

阿廖沙比萨沙高大，有力气，他毫不费力地就把萨沙打倒在地上。之后又回转身，把那洞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扔出老远，接着三脚两脚把那洞边踏平了。

萨沙坐在地上，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接着恍然大悟似地骂道：

“你这个混蛋，我会让你受到惩罚的，我有魔法。”

阿廖沙好像被萨沙说的魔法吓住了，蹲在地上双手

抱着头，不吭声了。

第二天，阿廖沙睡醒觉时，发现脸上被抹满了煤烟，擦鞋时又被里面的大头针扎了手。他知道这就是萨沙所谓的魔法。于是他舀了一大勺子水，走到那个正在装睡的魔法师身边，十分解气地泼了他一脑袋。

阿廖沙决定逃走，逃离这个鬼窟一样的地方，摆脱这种乏味愚蠢的生活。可是午饭前在煤油炉上烧汤时，因为想出了神，把汤锅弄翻在手上，他被送进了医院。

这天夜里，疼痛和恐怖一起折磨着阿廖沙，所有的病床都让他想到棺材，鼻子朝天睡着的病人像被人打死的麻雀。他的两手疼得跟火烧似的，仿佛有谁在抽他手上的骨头。很早他就听外祖父说过：医院经常把人折磨死，他也觉得他这条命算是完了。可又想不出医院在弄死他之前，会如何折磨他。他想，给外祖母写信，让外祖母赶快来，趁他还没死把他偷出，可是没有纸，他的手也动不了。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天一亮外祖母真地来了，她办好一切手续，带阿廖沙坐上了回家的马车。太阳明亮地照着，云彩像天鹅一样在天空飞翔，他们沿着伏尔加

河冰上铺的垫板朝前走，冰喀嚓嚓地响着往上凸起，河水在狭窄的板下哗啦哗啦响着。市场中大教堂的红顶上，几个金十字架闪着光芒，一个宽脸的妇女，手里抱着一大把柔软的柳枝——春天来了，复活节临近了。

阿廖沙的心也像云雀一样在欢唱。

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外祖母家。外祖父用一连串讽刺迎接阿廖沙：

“您好呀，大老爷，退休啦？唔，以后可以享清福啦，啊，是啊！嗳，你呀……”

“得啦，得啦。”

外祖母赶忙挥手把他轰开。

街上同样有许多坏消息在等着阿廖沙：维亚希尔死了，他是在受难周“被风车轧死”的；哈比到城里找工作去了；雅兹没了两腿，不能游戏了。这些全是黑眼睛科斯特罗告诉他的，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位新搬来的瘸子姑娘。

这天傍晚，阿廖沙见到了那位瘸子姑娘，她穿一件白底天蓝色马蹄花纹衣服。虽然旧些，可很整洁。头发梳得很亮，编成又粗又短的辫子，盘在胸前，大而严肃

的眼里，平静地燃着蔚蓝的光，照亮了尖鼻子的瘦小的脸。她快乐地微笑着，但阿廖沙并不喜欢她，因为她整个身子病弱得好像一碰就会倒掉。

可是不久，阿廖沙又非常渴望能和瘸腿姑娘在一起，听她那夜莺一样甜美的声音，听她讲顿河哥萨克的生活，听她读《堪察加的女人》。

半夜里，阿廖沙常常和外祖母出去布施，外祖母牵着他的手在黑暗中走着，在每个窗口放上一个戈比的铜币和三个面包圈。想象着至高无上的圣母恩德，想象着第二天早上主妇们看到窗台上礼物的欣喜和感激。

生活沉重又飞快紧凑地过去了，感想像一条宽阔的河流，每天都给阿廖沙的心灵带来新的东西。生活有时使他向往，有时使他忧愁，有时使他憋闷，有时使他深思。

晚上和放假的日子，经过紧张忙碌的村民们便有了空闲，纷纷开始寻找自己的娱乐。年轻的姑娘、小伙到公墓地去跳环舞；成年男子则上小酒馆喝酒或回房里去睡大觉；只有一些忙完家务的女人和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聚集在村子里的空地上。女人们直接坐在沙土地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